

日语汉字特征的分析

邵 峰

(德州学院 外语系,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日语汉字与汉语中的文字不能构成从属关系。日语在其文字化过程中,巧妙地借助了汉字来表述其语言的表音体系,在诠释比较复杂的语言内容时,充分地借鉴汉字的表意性来规范和完善其语言体系,这种精妙地综合了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语言构架,是日本能够在教育和文化普及方面取得惊人成效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日语汉字;表音性;表意性;音读;训读

汉字属于汉文化范畴,与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因此,在中国认为日本文化来源于汉文化的人似乎非常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可是,由此断然认定日本文化是汉文化的产物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日本的文字是一种在临摹汉语文字的基础上诞生的文字,也是一种借助汉语文字才得以孕育成长起来的文字。但是,日本的文字与汉语文字以及汉文化之间,是绝对不能构成从属关系的。

汉字最基本的特征,应当首推其形意性。汉字起源于图画,最初的文字形式是象形文字。甲骨文和金文是比较成熟的象形文字。之后产生的指事文字、会意文字都是在原来的图形的基础上,表现某一种意思,进而传播开来的文字形式。从秦汉时期开始,汉字的字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却始终都没有从以图形为基础的表意化文字系统中脱离出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特征,使得汉语成为一种分析性的单音节语言,这种语言具有区别不同意思的声调,音节相对封闭,语言顺序比较固定,拥有相当数量的多种多样的复杂的语汇和语义系统等特征,同时也存在着没有词形变化,语法体系不够精密等特点。而汉字的形意性和汉字的构成体系则是和汉语的这些特征相适应的。一个文字由一个音节来记录,通常情况下代表了汉语的一个语素,表示一个意思。借助于汉字形意性以及其旺盛的言语衍生能力,能够使用汉字来记录大量的汉语词汇,表现并传

播复杂而又极富变化性的汉语语义,随心所欲地传达汉语的各种言语情报。

参照上述汉语汉字的基本特征,我们来探讨一下日语汉字所具备的基本特征。

(一)日语最基本的特征,是其音拍结构下的表音性,日语汉字最基本的特征则是以表意性的文字符号来表记日语的表音性语言体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日语的文字经历了这样一个产生、发展并逐步完善的过程:首先,日本从中国引入汉字,借用汉字来将其语言实现了文字化,随后,在中国原来的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表音文字,即日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同时利用汉语汉字的字形来区别意思的特征,借助不同的汉字来区分发音相同的情况下语意的差异以及内涵的不同,换句话说,也就是把汉字最基本特征的形意性仅仅作作为日语语言体系中的一种表现手段来加以使用,将表意性和表音性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随着这种独特的文字表现体系的逐步完善,综合使用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等三种文字符号的日语文字表现体系最终形成。

因此,可以说日语是一种巧妙地融合了汉语汉字的表意性的表音文字体系,汉字从传入日本之时,就被作为服务于日语体系的一种符号表现形式来加以运用,尽管日语近乎完美而又精巧地承袭了汉字的表意性特征,但是其表意性特征却又是始终隶属于日语本身的表音性特征的。

收稿日期:2008-05-13

作者简介:邵 峰,女,山东德州人,德州学院外语系教师,日本国立奈良女子大学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学、日本古代政治史。

众所周知,日本最早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完全是使用汉字来标记的。换句话说,正像日本上智大学铃木顺子教授所说:“日语的文字标记发端于汉字的传入。”^[1]日本最初的文字形式——万叶假名所使用的所有文字符号都是汉字,而且完全沿袭了汉语的“一字一音”的基本表现方式。这个时期的日语汉字中,既有绝大部分兼容了表意内容和表音形式的,同时也有一部分被用来单纯地标记日语语音,而失去了汉字本身的表意内涵的。例如,日本最古老的语音范本之一的伊吕波歌中的“伊”、“吕”、“波”三个汉字分别是日语假名“い”、“ろ”、“は”的标记形式,与三个汉字本身的表意性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说,日本在使用文字初期是把汉字作为假名来加以使用的,也就是把使用一个文字来表示日语中的一个音节作为主导方向来加以吸收借鉴的。甚至可以说,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时候,最初就偏离了汉字本来是表意文字这一根本,而只是作为一种表音符号来加以运用,成为表音文字的表现手段。而作为表音符号的汉字(这只是庞大的汉字系统之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假名化以后,成熟的日语,是一种巧妙地结合了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长处的语言。

因此,在如何看待日语标记的汉字使用方面,日本著名语言学家、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铃木孝夫先生在《被封闭的语言——日语的世界》一书中指出:“确实作为(日语的)标记素材的汉字,其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传来的,而且时至今日(两国)共通的(汉字)也不在少数,但是被日本吸收采用的汉字在其所发挥的功能以及其他方面,已经完全从中国的汉字之中独立出来,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我们更应该认为它们没有任何关系。”^[2]这种表述固然有过于极端化之嫌,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仅仅从文字的表面形态来断言其亲疏关系显然也是以偏概全。

(二)日语汉字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其音读和训读双重认读构造的存在

日语汉字的音读,即汉语汉字本来的读音,其发音取自中国古代的汉语读音,按照传入时代不同,可分为唐音和吴音;日语汉字的训读,即使用对应语意的日语本身的发音来认读汉字。

日语作为一种音节文字,其特点是结构简单,种类较少。日语的音素、母音和子音的种类都不多,而且在其组合成音节的情况下,也不存在双重母音、双重子音以及闭音节等语音现象,其语音构造比较简

单,只是单母音或者单母音与单子音之间的组合,所以,具有音节种类少,所有音节的发音长度相同等特征。因此不只是识别音节非常容易,掌握所有音节也不难。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很久以前,不经任何专门研究音韵的人的手,日本人就能够创造出许多诸如五十音图、伊吕波歌之类的网罗了所有音节的语音范本的原因。

尽管如此,在简单的语音体系的背后,日语的纷繁复杂的词形变化、相对自由的语序排列、典型的粘着语的特征、表述形式的多样性、语法体系的精密性等特征又使其成为一种看似入门简单,实际难以深入掌握的语种。对于日语的汉字,日本语教育专家、日本杏林大学教授伊藤芳照先生指出:“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日语学习者而言,掌握汉字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自不待言,即便是终日生活在汉字之中的中国人,以及在学校就接受汉字教育的韩国人来讲,也因日语汉字使用的复杂程度而深感困惑……对于汉字训读如何正确使用假名,就连日本人也感到头疼。”^[3]

现代日语中的常用汉字有1945个(参照日本文部省昭和56年(1981年)公布的《常用汉字表》),单纯地从汉字个数来讲,应该不是很多,但是由于日语汉字的音读和训读双重认读构造的存在,使得这些汉字难以掌握。按照日本学者野村雅昭的统计,这些常用汉字中有737个字只有音读,没有训读,占37.9%;有40个字只有训读,没有音读,占2.1%;而其余的1168个字则是既有音读,又有训读,占60%。同样按照日本语言学者野村雅昭的统计这些常用汉字的读音合计大约有4087个,其中音读发音2187个,占53.5%;训读发音1900个,占46.5%;音读和训读发音又可各自划分出普通发音和特殊发音两种形式。事实上,日语汉字的实际数量却是远远超出上述统计数字的。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收录49964字,《广汉和词典》收录20769字,《大字典》收录14924字,而一般性推测现代报纸和杂志上经常出现的汉字大约为4000字左右。^[4]对于这些汉字的认读,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汉字的音训双重认读这一事实,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心知肚明。当然,觉得汉字的读法过于复杂,进而对汉字加以批判和责难的事情也不在少数,可是,由于对同一个事物既有借助于音读这种形式来加以表现的取自古代汉语的认读方式,又有通过日语原本存在的发音形式来解读汉字——即训读这样一种所谓的双重认读方式,使得即便不具备很深的文字

素养的人,也能够通过这些作为日语创造要素的汉字的丰富的表意性特征,来接受并理解现代科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高级语汇。

(三)日语汉字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日语汉字导致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学习者均感到望而却步的就是“异字同训”和“同字异训”现象的大量存在。

所谓“异字同训”,就是指不同的日语汉字用同一个训读发音来认读,例如:“友達に会う”、“話が合う”、“災難に遭う”这三个短语中的“会”“合”“遭”三个汉字的日语训读发音均为“あ”;“紙”“神”“髪”“上”四个日语汉字的训读发音中均有“かみ”这一读法等等。所谓“同字异训”就是指相同的汉字有多种不同的训读发音存在,这一点作为中国人则不难理解,因为一个汉字本身就具有多重意思,问题是在汉语中尽管这个汉字的意思有很多种,不过其发音可能只有一种,比如“生”在汉语中只有“shēng”这一种发音,而日语之中同样一个“生”字,除了音读发音“生姜(しょうが)”和“先生(せんせい)”中的“しょう”和“せい”之外,其训读发音则非常复杂,“生(い)かす”、“生(う)まれる”、“生(き)地”、“生(なま)”、“生(は)える”、“生(いけ)花”、“生(きつ)粋”等词语中的“い”、“う”、“き”、“なま”、“は”、“いけ”、“きつ”等不同的发音大量存在,极大地增加了日语汉字认读的难度。这种语言现象类似于汉语的多音字、多义字、多音多义字,但是正如上述例词中显示的那样,我们决不能简单地认为日语汉字是对汉语汉字的一种照搬照用,实际上,日语是通过借用汉字和汉字的表意形式,使之与口语的表音的形式相结合,这样就做到了既能将日本本土固有的语言借助于汉字以及日本人发明的假名来加以符号化、文字化,又能通过成熟的汉字体系的丰富的表意内涵来表述或记录大量的信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只使用汉字所存在的脱离口语的弊端,使得文字教育的普及化具备了一定的优势条件”。^[5]

综上所述,日语汉字填补了古代日语内在的不

足之处,再加上日语汉字具备音训双重认读的可能性这一特有的性质,使得学者、专门人才与一般国民之间几乎不会产生由于语言无法沟通而产生的隔阂,进而在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信息情报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日本就是“以日语的表音性为基础,充分利用汉字的表意性,对全体国民开展近现代化教育的”,^[6]与此同时,通过大量地学习借鉴并且消化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才得以顺利实现现代化。因此,可以说日语是一种巧妙地结合了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长处创造出来的文字系统,尽管“汉字的使用给日语注入了相当丰富的表现力,同时,也给日语的学习和掌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7]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日语对汉字的引进和融入,才使得日本的国民教育普及化和全面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思想成为可能,汉字在日本的教育普及和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鈴木順子. 異字同訓の書き分け 講座日本語と日本語教育(第9巻)日本語の表記:下[M]. 東京:明治書院出版,1999:109.
- [2] 鈴木孝夫. 閉ざされた言語? 日本語の[M]. 東京:新潮社出版,1996:52.
- [3] 伊藤芳照. 漢字の音訓 講座日本語と日本語教育第(8巻)進日本語の表記:上[M]. 東京:明治書院出版,1999:125.
- [4] 野村雅昭. 常用漢字の音訓 計量国語学[M]. 東京:言語生活雑誌社出版,1981:26.
- [5] 金田一春彦,等. 日本語百科大事典[K]. 東京:大修館書店出版,1995:32.
- [6] 菱沼透. 漢字の使い方(中国語との対照)-講座日本語と日本語教育(第9巻)日本語の表記:下[M]. 東京:明治書院出版,1999:171.
- [7] 玉村文郎. 日本語学を学ぶ人のために[M]. 東京:世界思想社出版,1992:67.

(责任编辑:黄声波)